

## 母亲节征文

有一个人,无论你长到多大走到哪里,她都对你牵挂担忧,她已把自己的半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你;有一种爱,它让你随意地索取和享用,却不求任何的回报……

这一个人叫“母亲”,这一种爱叫“母爱”。

对于母亲,您是否多了一份感激之情,多了一颗感悟之心?

值此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,我们真诚地希望朋友们能够把生活中对母爱的爱和感激之情写下来,也许这只是你对母亲的一份深深思念,也许只是一颗懵懂的感恩之心……

## 金色光芒中的母亲

文/佟晨绪

下雨了,我隔窗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,一个熟悉的身影跃入眼帘——那位放羊的母亲!

她正骑着一辆笨重老旧的自行车,后车架上是一大捆干草。风很大,雨密密麻麻的把她的单衣淋透了,紧紧裹在身上,灌满雨水的黑色布鞋,随着她艰难蹬车的划圈而有节奏地滴着水……有那么一瞬,我甚至能听到那生锈的自行车发出的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。

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,是在小路边,她正甩着羊鞭放羊。路两旁长着一些茂密而鲜嫩的青草,羊儿们聚成一团吃食刚好挡住了去路。我的母亲散步回来恰好经过这条小路,突然觉得难闻的膻味,让我不禁皱皱眉头,连忙捂住鼻子。她看见我们后,歉疚地朝我们笑笑,试图把羊群赶走,可羊遇到好草哪肯轻易走开,硬是赖着一步也不肯挪走,任凭她怎样鞭斥仍是无济于事,她不禁悄然涨红了脸,高高地扬起皮鞭,更大声地吆喝。她这样反倒让我们无措起来,母亲瞪了我一眼,一再强调没关系,她抬起头,往耳后捋了捋凌乱的白发。我显然看到,她那粗糙的如枯树皮一般的手背,和她始终盈满脸庞地笑意。

后来大家渐渐熟悉了,她偶尔会同我母亲聊上几句。她很健谈,自豪地说,她的女儿在读名牌大学,为了供女儿读书,她养羊卖钱过日子,女儿很懂事,虽然在大城市上学,但是回来的时候还经常同她一起放羊,从不娇气。“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上学啊!”这是她经常说的一句话。她的话语间完全没有辛苦与自怜,眼神里满是幸福和憧憬。我的心蓦然一动,当我重新审视她熬红的眼睛,粗糙厚实的双手,沾满泥土的裤腿……刹那间,“母爱”一词有了最具体的诠释。在我心中暖暖地漾开了……我不禁想到了我的母亲。

我的母亲很漂亮,她有一双白皙好看的手,她能在键盘上敲出一段段精美的文字,换取或多或少的稿费供我读书。那些优美的文字,就是母亲培育出的“羊”,她用温暖而富有力量的韧性做鞭,日日夜夜不断奋力耕耘。我想,那位放羊的母亲放的是吃草的羊,而我的母亲放的是文字之羊,就以母爱而言,哪个母亲不都是这样为了自己的孩子劳碌奔波且幸福着呢?

大雨过后,天空终于放晴,这时已然夕阳西下,那金灿灿的光芒温暖的照着大地。

在那金色的光芒中,我恍若看到了放羊的母亲和她的女儿并排走着,女儿一手牵着母亲的手,一手甩着羊鞭赶着羊群,夕阳把她们裹成了灿灿的金色,我恍若还看到了,金灿灿的余晖中,我的母亲扬起的鞭梢上跳动的文字,像翩翩蝴蝶一样飞舞着,而我在跳跃着捕捉……



## 背母亲回家

文/李明

我们这里有一条河,是一条季节河,平常像条小溪,甚至干涸,但一到雨季,特别是暴雨过后,它就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粗汉,利用绵延起伏的地势,形成强大的激流,裹挟着黄土,横冲直撞。

小学四年级暑假,一场大雨过后,我和小朋友去河里玩。大雨使河水暴涨,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,奔流的河水轰鸣声如雷霆万钧。禁不住河水的诱惑,我们依次下了河。王三虎是第一个下河的,我虽然有些胆怯,但还是硬着头皮跟了下去。一进入暴烈的河水,自己便失去控制,河水将我们抛来抛去,挣扎着经过一个河段,河床开始浅宽起来,我们便在这里出了河。突然,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,母亲的呼吸十分急促,而且脸色难看,她一把抓住我的手,二话没说就往家走。

一进家门,母亲马上将门关了起来,顺手抓起一根木棍狠狠地向我打来,木棍打在我身上变成几截,接着她又拿起笤帚向我砸来。她一直打,直到我无力反抗和阻挡才停下手,遍体鳞伤的我足足在床上趴了半个月。我对母亲很是愤怒,卧床的那些日子,时刻想,她是不是我的母亲?

终于能够下床了,我首先去找的就是王三虎,想将这一切遭遇告诉他。谁知他避而不见。原来在母亲打完我后,她又去找王三虎的父亲,狠狠地告了一状,怪不得王三虎这么恨我。我满腔愤怒地回到家里,怒视着母亲说,太过份了!母亲却丢下一句“过分的还在后头”,便走开了,果然过分的在后头,不久母亲给我转了学,转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学校,这样我必须早起半个小时上学。我由愤怒变成对母亲的仇视,我甚至想写一份和母亲断交的血书。

此后的一年里,我和母亲没有说过一句话,直到有一天,听说王三虎和几个伙伴爬火车,造成一死两伤的重大事故后,才逐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对母亲的那种恨早已烟消云散,但由

于和母亲聊天的时间很少,在外人看来仍然有一种隔阂。

四年前的今天,我在外地学习,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母亲住院了。我急忙往家赶,到医院后,才知母亲已经住院十多天。大哥把我拉到一边,告诉我母亲的病情,十分凶险,可母亲知道病情后,说什么也不住院了。

医院离我们家很近,大哥要去叫辆出租车,母亲说,十多分钟的路,叫什么出租车,让我们背她回家。大哥整了整衣服就要背母亲,母亲却指着我说:“让老二背。”我忙走到母亲身边,蹲了下去,背起了母亲。母亲的身体很轻,被病魔夺走了她大半的重量,就像一张纸一样依在我的身上。

出了医院门,母亲让我慢慢地走,放慢脚步。走着走着,母亲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。我以为她有话要和我说,但母亲却什么没有说。到了家里,我的手机响了起来,单位上有些急事,让我马上过去处理,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,说:“还是公事要紧,你先去吧,等你回来,咱娘俩聊个通宵。”我赶忙往单位赶去,在路上,我决心等忙完手头的工作,回家后一定要叫一万个妈。

第二天,我坐在回家的车上,这时侄儿打电话说奶奶快不行了,让我快点往家赶。我心急如焚。回家后,大哥拉住我的手说,“妈走了,妈实在没有气力等到你。”望着安睡一般逝去的母亲,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,跪在地上,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妈,我知道她走得不远,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。

母亲走了,匆匆地走了。我唯一的欣慰是能够在母亲临终前背着她回家。这也许是母亲为了给我一次救赎的机会,故意让我背她的,不然我会在母亲逝后永远地愧疚下去。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背,我真的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,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背,母亲也许不会知道,她老人家当年对我的严厉,我最终还是深深地醒悟了。